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七十八回 殷獨與鬼蜮結交 穆義同吳仁遇怪

殷獨走一步，說一句，懊悔一聲道：「我知這鬼蜮射的是正人君子，若是狹邪小人，與他一類去射人。我殷獨只因平日立心險峻，故此前來遇見。若是正人君子，他怎敢當面衝犯？只好背地裡暗射。方才他說那射不中的，叫做吳仁，想必有幾分不忠厚，我如今尋訪他去，做個朋友，幫襯幫襯。」不意吳仁踉蹌走來，腿腳酸軟，坐在海邊。殷獨見了卻認得，乃上前施禮。吳仁答禮，兩個問了來歷，殷獨便把鬼蜮事說出。吳仁道：「方才也覺身後似甚物打來，原來是鬼蜮這怪。老兄不知，此怪暗地害人，我們被他射不中，沒妨，惟有一等善良怕他。」兩個正講，只見一個漢子走將來，向吳仁叫聲：「吳大兄，你如何坐在此處？」吳仁道：「因到前村做一宗生意，回來遇著這位殷獨長兄。」殷獨便問漢子姓名，吳仁答道：「我這朋友叫做穆義。」殷獨道：「穆兄往何處行走？」穆義道：「一言話長。小子有個妹子，嫁了丈夫。不幸夫亡守寡，止有十歲一個孤兒，寄食我家。老兄所知，荒早年間，自家三口尚養不活。沒奈何勸妹改嫁，妹子守節不從。一則饑餓，一則抑鬱，不幸身亡，遺下孤子。偶有一外鄉商人，與得幾貫錢鈔，只得把此子賣與他。不料我也有一小子，與孤子終日耍戲，不捨，背地裡逃到商船，這商人俱帶了外去。商人數載不來，我又無處找尋。今商外鄉有個商人到來，只恐是帶子去的，特去找尋。吳大兄，你的生意何如？」吳仁道：「莫要講，不濟不濟，把幾貫本錢折得乾乾淨淨。」穆義道：「怎麼折了？想你也是個千伶百俐會算計的，如何虧折？」吳仁道：「莫要講起，也是我自家算計了自家。去年只因本少，搭了一個伙計，借他有餘，扯我不足，販了一船牲口，船小載重，況又是些不調良的牛羊。我那伙計趕得三五隻陸地先行，我押載船後走。古怪，古怪！莫要講他。」穆義道：「我與老兄相契，便說何妨。怎麼古怪？」吳仁道：「我存心不良，只因那牲口中有幾只壯的，要瞞著伙計寄在別家船裡，到一處轉賣，希圖多得幾貫鈔利肥己。誰知道別船失了風，那牲口皆溺不救，伙計只疑我賣了別處，匿了本錢，都算在我身上。如今分開各自生理，這不是自算了自？」穆義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殷獨聽了，也笑道：「二兄，這也是偶然，若是我殷獨算計，百發要百中。」吳仁笑道：「老兄，人算趕不得天算。」穆義道：「話便是這等講，人若不算，怎得便宜？就是傷了些天理，也顧不得。」

穆義只這句話，忽然天昏地暗，風沙撲面，四顧沒有路，茫茫盡是海浪。三人坐地，如在個山阜之上，那地又顛顛巍巍，如坍塌似塌。三人驚慌起來，穆義乃埋怨吳仁道：「都是你在此坐地，誤了我行路，說甚麼販牛羊騙伙計，弄出這怪事。」吳仁乃埋怨殷獨道：「我歇歇腳便行，都是你講甚麼鬼蜮，扯攀在此，惹這禍害。」殷獨又埋怨他兩個不相知，撞此冤孽。三個人無計脫難。看看那海波觸這沙灘將塌，齊哭起來。少頃，那海波泛處，幾個鬼蜮跳出來，看著三個笑道：「你們也怕這平地風波險峻麼？」三人既心慌，看見青臉獠牙又害怕，只是倒身磕頭叫饒命，說道：「風波險峻，真是怕人，可憐我三人在路途遭遇，家中沒有信音。若垂憐放救，白當報謝。」只見一個鬼蜮看著殷獨道：「你這人反面無情，我方與你結交，指海為誓，你如何懊悔，背後罵吾？你這三人心地，不說這風波險惡，如今放了你去村鄉害人，不如扯你下海，也做個一類。」殷獨道：「交情在先，海誓在耳，怎敢違背毀罵？若是不放我等，乃是你先敗盟。」鬼蜮聽了道：「也罷，且放你們去，尚有異日相逢。」忽然鬼蜮鑽入海中，依舊青天白日。三個坐在平沙地上，說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

殷獨乃向吳、穆兩個說道：「我有個結義的弟兄，叫做強梁。聞他在我家酒醉，歸途被迷，得病連日，有事未曾探望，我們又遇此怪事，當去望他，一則問安，一則探他如何解迷。」吳、穆二人聽得，便隨殷獨到得強梁之家。家僕報知，強梁出得堂前，乃向殷獨問二人姓名，彼此各通來歷。強梁乃把醉歸路上這些情由說出，又把悔改強梁一節也說知。殷獨三人方才明白，也把鬼蜮這一種異怪盡說出來。強忍聽了，乃說道：「此事分明警戒列位，也當凡事存一著寬厚。」殷獨笑道：「警戒，警戒，不使些心機，怎做得養家買賣？」吳仁道：「寬厚，寬厚，不傷幾分天理，怎得吃魚吃肉？」穆義道：「老兄，我們生成的骨骼，長成的皮肉，舊性難改，任意做去，再作道理。」殷獨道：「強兄病癒初起，我等同他村鄉閒步一番散心，有何不可！」

當下四個人信步行來，卻走到清平院山門外。他們原不曾到院中來，卻遠遠見六隻白山門而出。殷獨見了老叟，乃向三人說道：「這幾個老兒，少年不捨的聚會遊樂，禮佛敬僧，只等這頭須鬢白，方才到此。」強忍道：「臨老出家，也勝如死而不悟。」四個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恰好相近六叟，悻悻的發這「老而多壽是盜跖」的戲言。他哪知這語，是說世上有一等不循義的自害生理，乃微幸長生，如何作戲言？又豈知這青白等六老，都是少壯時行過善事，循過道理的，天與他的長生，得遇高僧，到這禪林隨喜，他便悻悻笑譏老叟。這老叟都是看破世情，哪里計較，各自去了。這四人閒行，到一座花園之外，殷獨便叫：「列位，我們既閒遊，與強兄散心，遇此花園，何不進入觀樂？」三人齊道：「有理。」乃進入園門，舉目看這園內，果然百花齊備，亭榭綉回，好座花園！怎見得？但見：

樓閣重重，都是綺窗繡戶；欄杆疊疊，盡乃綠柳紅桃。曲徑翠苔繞玉砌，日影橫鋪；朱簾彩幕掛金鉤，風光搖動。四壁粉牆，千株楊柳黃鸝鳴；幾畝池塘，萬朵荷蓮綠鴨游。海棠嬌，粉蝶雙雙，來來往往；薔薇麗，游蜂陣陣，歌歌飛飛。木香亭對假山青，太湖石傍新篁綠。誇不盡四季名花，且狀這三春後景。

強忍四人入得園來，只見一個看守的園戶道：「列位游觀便好，只是不要摘花木。我園主為此常閉了園門。」又道：「獨樂不若與人同樂。『開了園門，與人遊樂。又無奈這游手好閒的，摘花彩葉。你便圖彩去插瓶頭戴，怎知傷了我灌溉的功，泄了花木的氣。』」吳仁笑道：「便彩了兩三枝花朵，折了一二根枝木，也不致泄了花木之氣。」管園的道：「我也不知，只是我主人是個知道道理的，常說青草也不可芟除他一團生機，與人不差。」穆義笑道：「若是惱了我，連根都與你拔起，管甚麼生機活機！」正講說間，只見亭子裡坐著個長老，四人看那長老：

僧伽帽光頭頂戴，錦袈裟闊臂身穿。

數珠兒掛在頸上，木魚子拿著手間。

口念著阿彌陀佛，眼觀著天地人間。

想不是等閒長老，化緣簿廣種福田。

那長老走下亭子，望著四人打一個稽首道：「四位檀越，請亭子上一坐。」殷獨三人悻悻的把和尚慢視，強忍卻是警戒了一番，改過心情來的，便答道：「老師父請坐。」隨也坐在亭子的懶凳上，殷獨三人也只得隨便坐下。強忍問道：「師父上剎何處？」長老答道：「小僧乃清平院萬年。」強忍聽了，便起身敬禮，說道：「小子久聞方丈老師大號，自未曾會，今喜相逢，正是早晨見六個老者出院門而去，有一位長老送出山門，看來就是老師父。且請問六個老者到上剎何事？」萬年道：「只因我院中，有國度中來的演化高僧行寓，他們特來參謁，請教道理。」吳仁便問道：「高僧演的何化？」萬年答道：「演化卻多，不拘一道。」穆義道：「我聞出家的僧人，一等見性明心，修行了道；一等誦經持咒，懺罪消災；一等行腳遊方，化齋掛單。這高僧如何演化？」萬年道：「三等都是他的，只是一等勸化人盡三綱名份，全五常道理，查前世根因，察現世果報，修來世功果，這卻高出尋常三等。」強忍聽了道：「三綱五常，出家僧人已超出此值，他如何又遵行？」萬年道：「這高僧常說：『未超三界外，還在五行中。』一個人沒了綱常道理，便入了阿鼻地獄。他哀憐此等，故垂方便，遇有此等，隨緣度脫。」殷獨又問道：「怎叫做查前世根因？」萬年道：「一個人總是具五體，卻有偏全不同。有富的，金珠充棟；有貴的，衣紫腰金；有貧的，食不充腹；有賤的，衣不蔽體。這都是前世修不修的根因。」吳仁也問道：「怎叫做現世果報？」萬年道：「比如一個人，不忠便受不忠之罪，不孝便入不孝之條，做賊就有王法之加。若是敬上，便有顯榮；孝親，便有旌獎；行善，便招福壽；積德，便致吉祥。這乃是現世果報。」穆義道：「怎叫做修來世功果？」萬年道：「今世之人，那上一等的，是前世修來。今世再修，乃世居上一等。中一等的，少年苦

修，中年受福；中年苦修，老來受福。這都是現世果報。若是老年苦修，便積到來世受福。又有一等，從少年到老，修善功不間斷，現世受福不了。還要積與子孫，豈止來世受福！」他四人聽了，齊問道：「比如我們，從今日壯年去修，卻從哪裡修起？」萬年道：「便從善功修起。這善功不遠，俱在檀越身中。這善修不難，俱在檀越動念。」四人又問道：「善卻是何善？」萬年道：「莫逞雄凌懦，莫暗地傷人，莫忍心害物，莫背理亂倫。端正了這方寸一點，自然三世無虧。」殷獨道：「比如這一點兒略不端正，卻怎麼三世受虧？」萬年道：「一世是你現在苦惱，二世是你轉回六道；說到三世，只恐世世不免苦惱，這苦惱小僧也不敢盡說。」

強忍聽得，乃把穿牛皮襖子事說出。萬年乃合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檀越幸虧了存這三點善心，不然，牛皮著體，六道輪回，今日花園髮膚，卻在前日荒沙地上矣。」強忍聽了說道：「小子也只因這一番警戒，所以改名悔過。我這三個朋友不信，身上都有些毛病。比如他們不信不改，終作何報？」萬年道：「小僧卻也不敢妄說。檀越要知後來報應，除非小院中高僧聞知。這幾位師父有道行，能知前後報應功果。」四人聽了，齊齊起身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等願到上刹參謁高僧，求他教誨，指明這報應。」當下四人同著萬年長老到得清平院來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祖師靜室入定，道副三位弟子侍立，候師出定，欲有問道之意。只見一個童子，手持香篆，進室繞身一遍而出。副師疑此院中自未曾見有童子，急隨他出室，只見第十六位尊者前，有一童子發香篆，宛然相似，遂稽首尊者前，道：「尊者必有度化弟子們美意，故此顯靈我等。」方才拜起，只見萬年長老領著強忍四人到廡廊下，也來逐位禮拜阿羅聖像。這吳仁手裡摘得園中一枝蓮花，見尊者前有一盆花，忙插盆內。副師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列位善信，只就你摘花時，物各有主；插盆時，一點真如。推此真如，步步行去，人人各正果報，善因無復不明矣。」副師只說了這幾句，把個四人驚異起來，便向萬年悄悄說道：「高僧真是神人，怎便知我們來意？」萬年道：「高僧發言，本自無心，譬如懸鏡，檀越們原來有心，自照出了。」殷獨聽了，乃扯著吳、穆兩個道：「出去罷，我與你俱有些不忠厚的毛病，莫要惹他說壞了。」吳仁道：「且回家改過了，再來聽講。」穆義道：「看來果報是有的，若是沒有，這高僧如何先知？」且出去改行從善，莫要問他罷。」三個往外飛走，強忍與萬年急叫，他三人哪裡回頭。副師也不問來去之意，復入靜室。萬年乃與強忍到靜室中參拜了祖師，前出到方丈。三位高僧隨出方丈，敘禮坐下。萬年乃向副師說道：「方才四位，正是譏諷六叟的弟子，找到花園相會，特來請教三世果報根因。方才只聽了大師幾句，乃觸動了他來意，去了。」副師道：「我弟子也只是無心所發，且請問善信名姓。」強忍乃說原先叫做強梁，只因警戒一番的怪異，遂改名強忍。道副師合掌，只道：「好！忍字真好！」怎見得好，下回自曉。